

Last Illustrations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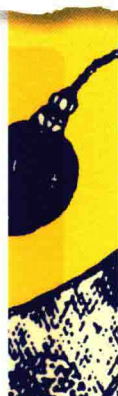
AUBREY BEARDSLEY

「英」奥博利·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张恒译

著

比亚兹莱 插画遗稿

怪诞 华丽 颓废 唯美 流畅 邪恶 妖艳 震撼 前卫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比亚兹莱 插画遗稿

[英] 奥博利·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著 张恒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北京 •

Copyright ©2019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亚兹莱插画遗稿 / (英) 奥博利·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著;
张恒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Last Illustrations of Aubrey Beardsley

ISBN 978-7-5155-1755-1

I. ①比…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插图(绘画)—作品集—英国—近代 ②随笔—
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J238.5 ②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7942号

比亚兹莱插画遗稿

作 者	(英) 奥博利·比亚兹莱 著; 张恒 译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开 本	66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755-1
定 价	6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电话) 18911105819

目 录

译者序	001
书信部分英文版编者序	007
《黄皮书》封面与插画设计	010
第一部分: 1895年的书信与部分插画	029
1895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一)	035
1895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二)	048
1895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三)	059
第二部分: 1896年的书信与部分插画	067
1896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一)	072
1896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二)	080
1896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三)	093
1896年的部分插画创作(四)	104
1896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五)	118
第三部分: 1897年的书信与部分插画	127
1897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一)	140
1897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二)	154
1897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三)	168

1893—1894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一)	182
1893—1894年的部分插画创作(二)	196
《莎乐美》的封面设计与插画创作(一)	210
《莎乐美》的封面设计与插画创作(二)	226
《亚瑟王之死》的封面设计与插画创作	240
第四部分: 1898年的书信与部分插画	259
1898年的部分插画创作	263
比亚兹莱设计的部分图书封面	271
比亚兹莱的黑白传奇	273
附 录	279

译者序

在翻译比亚兹莱的作品之前，我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插画家，他的绘画风格倾向忧郁，这让我有点儿难以接受。不过，我对这个短命天才还是充满了好奇。

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比亚兹莱都与谁在保持联系？传闻中的那些故事是否真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如何？

当比亚兹莱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他的绘画是否会因身体状况而有所改变呢？比亚兹莱是否在病中坚持作画，画作能流露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这本书中是否有国人尚未知晓的东西呢？好奇心驱使我接受了翻译任务。

本书由比亚兹莱在生命最后几年的通信与插画两部分组成。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而另一些疑问也在逐渐产生，让我对这位天才的兴趣更浓了。我寻找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比亚兹莱的资料，仔细阅读，同时对他的绘画作品进行了细细品味。当翻译任务完成的时候，我的大部分疑问已经解答完毕，尽管这其中多多少少有我自己臆想的成分，但是，一个我心中的比亚兹莱也成型了。我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这位天才，以与读者分享。

1872年8月21日，比亚兹莱出生于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Brighton）。上天没给这个孩子多少眷顾，他在7岁时就有了肺病的

征兆。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再加上肺病缠身，他的健康就有了问题。成年之后，肺病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绝症——肺结核，不断地咯血也成为他的创作阴影。预感自己寿命不长，比亚兹莱拼命地寻找一条快捷的艺术途径，他没有选择油画，而是以简练的手法来发挥自己的才智。重病之下，比亚兹莱的“满腹心事”得到尽情地倾吐。

在布莱顿语法学校上学时，他就显示出对绘画和戏剧的爱好。读完高中之后，比亚兹莱不得不到伦敦谋生，那一年，他才16岁。他当过测量局的办事员，在设计师的办公室工作过，还在保险公司任过职，画画也只是业余爱好罢了。一位书商的赏识让他决心学习美术。

19岁那年，他拿着作品去见当时英国艺术界最著名的人物莫里斯，结果并不如意。比亚兹莱伤心地撕碎了自己的画作，这一年，他又咯血了。不过，另一个著名人物布里恩·琼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凡属任何一位艺术家所必备的素质，大自然全部赐给你了，我从不轻易规劝任何人以艺术为职业，但您是例外，因为我不能不劝您去从事艺术工作。”比亚兹莱深受感动，进入威斯敏斯特美术学校学习了一年。

1892年的夏天，比亚兹莱来到法国巴黎，受到了巴黎沙龙主席夏凡纳的赏识。从巴黎回到伦敦后，他接受了为《亚瑟王之死》插画的任务。他自己虽然不是很喜欢这套作品，但他用黑白手段所能达到的丰富效果，为他今后的艺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后，他为杂志创作的作品，开始流露出一些隐晦的意识，随着技巧的成熟和表现力的提高，他画中的寓意也慢慢深刻。

1894年3月，带有比亚兹莱插画的王尔德的《莎乐美》在伦敦出版，轰动一时。此后，“莎乐美”几乎成为比亚兹莱艺术的代名词。这种用黑白两种极色表现的丰富效果和表现力前无古人，他让“莎乐美”的罪恶发出了阵阵芳香。

不过，就如本书中的《比亚兹莱的黑白传奇》一文提到的那样，比亚兹莱因此而遭到世人的鄙弃。此后，他的经济开始困难起来，身体健康也

急剧恶化。这时，有两个人向比亚兹莱伸出了援手。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马克·安德烈·拉夫洛维奇（Marc Andre Raffalovich，1864—1934）。他很有可能就是本书中与比亚兹莱通信最多的“亲爱的兄弟”。这位“兄弟”最终让比亚兹莱皈依了天主教。另一个是大胆的、臭名昭著的出版商莱奥纳多·史密斯（Leonard Smithers，1861—1907），他支持比亚兹莱创作了《萨沃伊》杂志，比亚兹莱的艺术发展达到巅峰。

此后，关于比亚兹莱的艺术之路，本书中的《比亚兹莱的黑白传奇》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本书收录了许多插画，比如，《亚瑟王之死》插画、《莎乐美》插画、《萨沃伊》插画、《黄皮书》插画等，都是比亚兹莱生命的最后几年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

我只想强调，一些评论仅仅将比亚兹莱等同于“颓废主义”是有失偏颇的。他的画作中出现的一些现代人看起来仍然觉得变态的画面，其实不过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他只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当时就有许多评论者抨击比亚兹莱画作中的一些图案有见不得人的隐喻。其实，比亚兹莱心明如镜，观画者或评论者如果真要说其画作丑陋，那么就该先认真看一下自己的内心了。

19世纪末的西方艺术，主要受两种原则的支配：一是向往未来世界的快乐主义，认为世界将有一个崭新的开端；一是消极低落的悲观主义，持保守的观点，排斥新生事物，认为世界颓废到不可救药。于是，出现了“世纪末”这一流行语。“世纪末”有正反双重含义，包含了一切不合传统规范的行为和事物。在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王朝鼎盛时期，换言之，王朝开始由盛转衰，保守的道德礼法与社会思想极不协调。英国同样不能避免“世纪末”浪潮的冲击。人们开始享受生命和生活的乐趣，排斥陈腐的观念。“端庄贤淑”的英国贵族妇女不再文质彬彬。她们开始在公开场合谈论之前羞于启齿的话题，并以此互相逗乐；她们的裙子越穿越“迷你”，帽子上插上巨大的天鹅绒羽作为装饰；她们像男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巡游乡间；她们为了争取选举权而游行；她们的闺房

里充斥的，不但是香水的味道，还有情夫的雪茄味。不过，维多利亚女王以自己为楷模，让英国依然笼罩在禁欲主义的气氛之中。

在“世纪末”浪潮中，美与丑并存，革新与保守交织，难以分辨，人们难免产生悲观的情绪，但有智慧的人总能看见黎明前的曙光。也许，由于身体的原因，比亚兹莱的画作中有时流露出一种忧伤的情绪，但是，感觉敏锐的他，抓住了时代的精神。

正如本书的书信部分英文版编者序中说得那样，他可能生来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早年他曾在法国见到仰慕已久的惠斯勒，但惠斯勒对他非常冷淡。比亚兹莱一气之下，就画了隐喻惠斯勒的妻子的《肥胖的女人》（见本书附录）来讽刺他。后来，惠斯勒再次见到比亚兹莱，向他做了检讨并赞扬了他的艺术，声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比亚兹莱竟像孩子般大哭起来。

生命的最后时光，那些“伪善的人，小心翼翼地切断与比亚兹莱的联系，他除了家人以外的社交圈也在迅速缩小”。本书中的这些信件是他在患病直至逝世期间写的，信中时时提及他的病情。看多了，也许读者会觉得索然无味，但如果你细心阅读这些信件，你就会发现，比亚兹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处处为人着想，比如对他的母亲，对那位神秘的“M.”。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英文版编辑说，在信件上有许多比亚兹莱随心所欲写出的记号。这些记号大部分用来表示人名，我用“X”来代替。这些神秘的“X”代表的，也许是他最感激的一些人。比如，在本书的第50封信中，比亚兹莱写道：“我对你和美丽的拉希尔德之间的往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非常期待看到她记录的有关你写的书的资料。”拉希尔德是一位法国作家，她的丈夫是法国的书信作家阿尔弗雷德·瓦勒泰。1890年，拉希尔德就曾经协助丈夫编辑书籍。由此推测，也许比亚兹莱通信中的“X”，就有这位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瓦勒泰。又如，在第91封信中，比亚兹莱写道：“谢谢你在曼彻斯特街做的所有的努力。X夫人没有落脚处我觉得很遗憾。”这里的“X”肯定就是其他人

了。在他的信中，用符号代替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研究信件的内容和画作，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哦！

我画绘我心，这位心中有爱的天才，只是通过绘画表达出了他所看到的美丽或丑恶的世界，其审美意识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精神层面。在用画笔阐述自己的涉世态度时，比亚兹莱如孩童般无所顾忌，令行为见不得光却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目瞪口呆。心如明镜的比亚兹莱，用装饰的手法对社会现象做了讽刺，让丑恶披上了美丽的外衣。

1898年，由于病情急剧恶化，比亚兹莱辗转到法国南方的芒通疗养。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也能感受到生命的灿烂，信件中不乏“我又沐浴在阳光之下”，“我的精神很好”这样的词句。他还观察到“漂亮的灌木花丛、与蜜蜂一起唱歌的含羞草”。

生命的最后时光，比亚兹莱依然在顽强地阅读和创作。为16世纪英国剧作家本·约翰逊的喜剧作品《沃尔波尼》创作的插画是在卧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时候，比亚兹莱也许已经意识到大限将至，无法完成整套插画了，在《沃尔波尼》文首画中，“V”字母的装饰画（见本书259页）上，纪念柱上的妖魔似乎在盯着画家，狰狞地狂笑。在卷首画《膜拜自己珠宝的沃尔波尼》（见本书265页）中，比亚兹莱强烈地讽刺了守财奴的可笑嘴脸。为《莫庞小姐》创作的插画中，他更是一反常态，似乎要画出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女郎，这也就使这一系列作品具有某个真实女人的特征。莫非这位女郎就是他多次在信件中提到的那位“M.”？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创作的插画，依然激情十足，给人一种极强的实在感。

1898年3月16日，比亚兹莱终于敌不过病魔而长辞人世。他是带着对生命和艺术的强烈欲望离开的。他在他留恋的人世仅仅待了26个春秋。

张恒

2009年10月初稿

2018年6月二稿



书信部分英文版编者序

奥博利·比亚兹莱在1898年3月逝世以后，才为更多的人熟知。在伦敦，他曾经因为给图书和杂志画插画而红极一时。如今，我们将他的作品和众多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朋友对其作品的鉴赏都整合在了一起。

对于他的作品大概仍然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毫无疑问，他那与生俱来的富有想象力的才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的艺术才能和过人的天资还远远不够成熟。那种对比亚兹莱的作品可以达到的成熟程度的推测和那些认为他缺乏才能并且企图确定他的创意来源的做法一样，毫无意义。无论是个别人模仿他的作品，还是众人模仿他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表示出过敌意。如果个性胆怯或者过于敏感，都会有碍于个人的感情表达，比亚兹莱可能生来就是个充满爱的人。即使那些最严厉的批评家否定了他作品里真挚的感情，抑或是否定了他遇事时的冷静、持重，但是对于像他这样一位拥有一颗年轻的心的真诚的人来说，那些批评也只会偶尔对他造成困扰，会使他怀疑他是否在做一件难以解释的坏事；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比亚兹莱长久以来最关心的是通过绘画传达出他所看到的世界——那些令人惊奇的、令人愉悦的事情。

在比亚兹莱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期，他肺部大出血，这一病症也导致他英年早逝。我想，没有任何一位比亚兹莱的朋友对他的英年早逝始于第一次患病而表示怀疑；但是，友人们对他违心的鼓励使他的情绪沮丧。那些伪善的人，小心翼翼地切断与比亚兹莱的联系，他除了家人以

外的社交圈也在迅速缩小。我们出版的这些信件都是比亚兹莱在患病直至逝世期间所写的。迄今为止，这些断断续续的随笔信，仍然让人感觉枯燥无味，但是字里行间中都暗示比亚兹莱可能患上了致命的疾病。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是否会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其有所改变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著的结论，就是当一个自私的人在精神上遭到打击后，会变得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这些人碰巧是通过粗分类法，让世人看到这个前后形成强烈对比的伪奇迹。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原始条件下，包括原始的生活习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通过描述，你就会发现，这种原始生活中既没有让高贵的品质、纯洁的心灵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相互和谐统一的行为，也没有卑鄙无耻的令人厌恶的行为。生命中有六个月生活没有了希望，有时候就会造成两种极端。病人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观察者发现，随着身体状况的衰退，人们的精神也成比例地在解放。有一个很令人吃惊的奇特现象，青少年间的暴力行为在减少，工厂女孩又重新找回了良好的个性。如果一个身体状况很糟的女性，终日沉浸在饮酒之中，这就意味着肺结核、癌症甚至是死亡正向她袭来。如果生活中的康乐设施种类繁多、设备齐全，一位有风度、有修养的人就不会有不良的嗜好了。就像乐器调音要调准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一样，人也要依据自己的能力办事，这个行为准则看似令人费解，但它确实在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从精神层面上说，如果奥博利·比亚兹莱还活着，也许他的艺术事业可以到达巅峰，也许不然。可以这样说，长久以来痛苦的折磨使他身体机能迅速下降，这极其需要一部分人转变自己的思想，向一位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展现他从未发现的人和事的另一面。比亚兹莱近距离地与谜一般的生死面对面。一直以来，别人对他的支持和帮助正在消失，他的灵魂正在被剥夺。我们发现，直至今日比亚兹莱那善变的欲望都让人难以捉摸。就像大师华铎一样，比亚兹莱信仰了天主教。

将这本书置于众多相似的作品中，显而易见，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

的，编辑解释道，他们所做的是要把这些现存的比亚兹莱的零零碎碎的随笔信展现给世人，而后还需要一位优秀的作家来补充完整。对人体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的这些文件，只是一个开始。这本工作日志中记录了他犀利睿智的言论，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保留，所记录的印象也没有经过大脑主观筛选，将对其有弊端的内容剔除，这在一个人想要写自传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在智者看来，一切显而易见，否则他不能洞悉其他。他们都是怀着敬畏之心来准备出版这些信件的。有一些章节被删减掉，但是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枯燥无趣。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用适当的名词替代了他随心所欲写出来的记号。但是，信件内容保留了他的手稿，没有改正他的笔误和拼写错误。按照时间精确排序是十分痛苦的，多数的信封已经丢失，这些信件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大部分的信件都是寄给同一个人的，只有少部分是寄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些信件用大括号中所标明的数字区分，并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脚注。

约翰·格雷于爱丁堡

1904年11月

《黄皮书》封面与插画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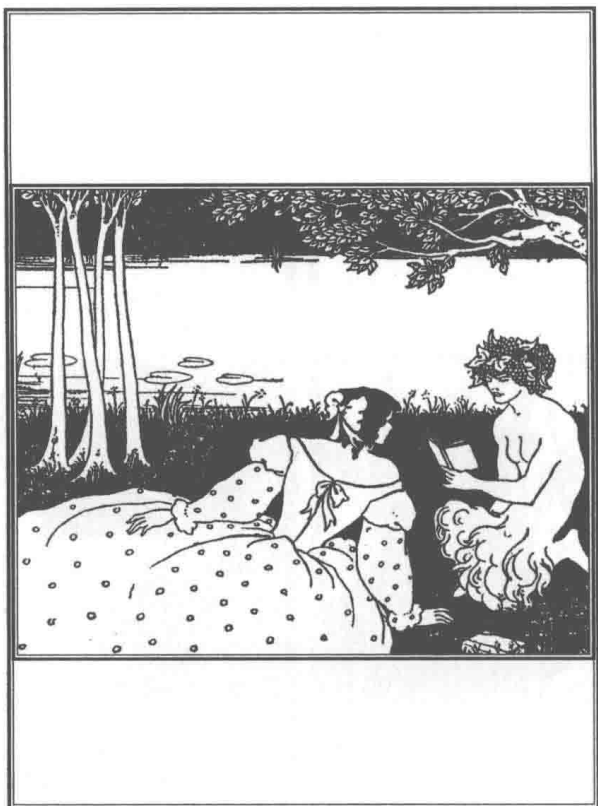
《黄皮书》第一卷封面设计 1894年（左图）

《黄皮书》第二卷封面设计 1894年（右图）



《黄皮书》第三卷封面设计 1894年(左图)

《黄皮书》第四卷封面设计 1894年(右图)



《黄皮书》第五卷封面设计 1894年